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五回 驗骨殖圖書行鄰國 辨聲音指引入名山

太祖自澤、潞回京，范質密將曹、羅等鬧皇莊、劫女樂情由逐細奏明。太祖聞知，反有憐韓速之意，欲行赦宥，無如石守信等怨恨入骨，礙著功臣面上，難即釋放，所以不急審問，思緩開導，以服石守信等之心。又得閻丘仲卿，見二人俱係少年英才，將馭之以清四海，所以愛韓速之意益盛。當夜正在陽春樓議四方事務，趙普、范質、苗光義侍從，太祖問光義道：「仲卿近日可入覲否？」苗光義道：「連日遊蕩未歸。」太祖道：「可恣其意。而今李筠雖平，李重進尤屬前朝國戚，終不甘心，或約結江南、西蜀、荊湖，則東南半壁皆係勁敵，而欲經營西北，不亦難乎？」苗光義道：「江南、西蜀惟林仁肇、高彥儔耳，可以計去之。荊湖國內不和，將有蕭牆之憂，何暇謀乎外？重進雖約結之，亦無能為。」趙普道：「重進不足慮也。」苗光義道：「使仲卿為之謀，韓速為之戰，將若之何？」趙普道：「使其得二人而能任之，則天下事尚未可知。然重進媒而不決，李筠剛斷過之，有仲卿且不能用，何況於重進！凡料敵者，莫憚敵有智士，惟憚敵用自賢臣，有賢而不能用，我可致之。敵能用賢，雖無智士，天下才幹當往從之。」太祖道：「誠哉是言也。」忽見南邊有股黑氣轟轟衝上，散漫濛回。太祖道：「此何氣也？」苗光義看道：「煙也。不好！府治中起火。」太祖道：「可速傳鈺。」光義慌命傳警火鈺。

各營各署各門，聞鈺聲四響，次第接傳，立刻皆遍。果然係開封府內，火光已經通天。原來宋主新近制度：凡各要處，俱設警鈺，兵一，盜二，水三，火四，一處擊起，處處接傳，傾刻皆遍。所有事之處，連擊不已。亦分宮一，署二，軍三，民四，以知有事之所。

當下府治鈺擊已久，並未見巡警將士撲救。乃因前次夜間，子郵殺傷兵馬無數，新補各軍聞得火起，人人膽顫心驚，哪個敢勇往向前？忽見東邊一將戎裝，率眾奔來撲救，各營軍士始到。

太祖查問撲救將官姓名，趙普道：「踴躍急公，非史圭則石漢卿耳！」晉王視火回樓奏道：「東營將校張瓊全軍滅火。」太祖道：「人犯無損麼？」王道：「火自獄起，底牢燒燬，延及民居三十餘間，燒死重犯一名韓速、窩犯一名魏照，其餘囚犯、牢內人役無損。」太祖聞韓速燒死，嗟歎不已。苗光義猛省道：「韓速走了！」太祖問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苗光義道：「仲卿兩日未歸，定是救了韓速回去，不然仲卿為何不返？獄中之火何自而起？所焚死者，必非韓速！可提司獄同監內一切人役，研訊自明。」趙普道：「不必如此。曾聞韓速目有三瞳，腦後有三個品字骨，只許將屍首看驗，真偽便知。」太祖驚道：「嘗聞大舜重瞳，上下千古；項羽並瞳，橫行天下。今韓速三瞳，重而且並，勢必非常，為患不淺，定然逃脫！苗卿可速前往查驗。」苗光義領旨到獄，天已大亮。進監只見兩個炭人，一個在大炭上，渾身手足仍有大鐵鏈子壓著；一個散手散腳橫在階下。光義問道：「哪個是韓速的屍首？」禁子指大炭上道：「這個係兇犯韓速。」光義近前察看，鐵鏈熔斷數處，瞳子無從辨驗。叫獄卒將屍翻轉，再看腦後，只有雞子獨骨，全無品字形狀。

苗光義回朝，直奏太祖道：「仲卿自去也罷，如何又帶韓速同逃？其情可惡！且星飭各邊鎮文武員弁緝拿，務必獲到。」范質道：「困於禁城狴犴且能逃得出去，潛行郊野邊境，豈能拿得回來？」趙普道：「雖拿不回，也要這樣。」光義道：「二人名字已經大著，誰不願得之？四郊俱敵，若逃赴合謀舉發，吾輩皆虜耳。請速畫影圖形，飛頒各關津隘塞以及州縣，須用計困，毋得力敵，或可擒獲。」太祖允奏，命光義督辦。

光義回衙，頒行去後，乃提齊獄內各役，分開審訊。眾人俱自知過，誰肯承認？光義復將囚犯提到審問，都不識起火情由，皆無口供。光義復問各囚：「窩犯魏照緣何手足並無桎梏？」眾犯供道：「這魏照進牢時，有個老媽媽送飯，數日無有規例，連飯也沒得吃。後有表兄進牢，代他使錢，常買酒肉，請禁子、牢頭等人，也買食物給散眾犯，所以寬待魏照。」光義道：「其表兄姓甚名誰，是何形狀？」犯人供道：「二十上下年紀，面方色白，聽得人呼他仲翁，卻不知名字。」光義使各畫供，再命司獄、節級、禁子、牢頭等上來，將口供與看。司獄叩頭道：「犯職半月之前，已具有病假稟帖，在府尹大老爺案下可證，這些情節，實是不知。」叩訊節級、牢頭、禁子等人，節級供道：「小的腹病多日，某日小愈進監查點，見有閒人，此時且問，據禁子雲稱現寓城北苗大人習靜草庵內，係窩犯魏照親表兄來送飯的，小的因腹又痛不可忍耐，立時回家，並無同依吃酒等事細底緣由。」叩訊禁子、牢頭。禁子道：「窩犯魏照母親同外甥送飯到監，據雲姓仲各卿，係輝縣人氏，特來探望舅母、表弟，小的們察其蹤跡，寓居城北草庵，並非來歷不明之人。且魏照亦非實犯，所以未禁送犯飯，其餘並無他故。大人不信，賞差往草庵喚姓仲的來訊問便悉。」光義提魏照之母伍氏訊問，伍氏供道：「小婦人有姑子，向年招贅輝縣古家，產有外甥，後回籍去，已十餘年無有音信。月初小婦人送飯進監，因未有常例錢，張癩子不肯開門，小婦人無奈坐在地哭泣。正好外甥古璋前來探訪逢著，敘起來歷，據雲今姓仲名卿，便代小婦人與錢送飯。次日到小婦人家內，問說當時仍有產業好過，而今緣何孤苦至此？小婦人告訴他，向有市房田產，皆不尚子遊蕩，轉質與人。外甥問清，將白金二百兩，贖回三處市房，雲下次再代贖田。後便未曾見面。」光義命將人犯俱監，讓伍氏回家。復命將士分道追捕，時全無蹤跡。因日久不見州縣關津詳報，後又發函，移交於鄰國查拿。

再說仲卿、韓速二人乘著細風斜雨，驢不停蹄，到天亮時口條流涎，大致算，已有二百餘里。這時，新買的驢兒腿腳已跛，子郵言道：「包裹微輕，人又不重，如何就傷了？」仲卿道：「這驢始時太疾，所以後來難繼，舊驢暗中逞其長，而逐次加速，真負重致遠之材也。」子郵稱善。仲卿亦下驢行，見前面驛站已開，遂進店上料。

再說二人進店後，子郵提議：將病驢算作飯錢。仲卿道：「養息養息仍可以騎，如何輕棄？」子郵道：「尊兄有所不知，若是閒時，原不應棄，此刻帶之，又如贅瘤。弟先年曾習疾走之法，常負三百斤日行三百里，比乘驢豈不更速？安用此為！」店主人道：「牲口因走急受傷，只要留了，調息兩日就可復原。若係算抵飯帳，只好作銀五兩，找價要待爺們公幹回來。」仲卿道：「將驢寄押，任憑使用，以作草料賬，回來將錢取贖如何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聽尊客便。」仲卿乃將包裹並於好驢鞍上，一同步行。子郵道：「尊兄不可如此，請騎上速行。」仲卿道：「他們此刻沉靜，仍未知曉得不曉得，我們已行二百餘里，且到前面另找牲口何礙？」子郵道：「若係逃走，固屬無妨，但心中懷著大事，早半刻走出，免半刻憂悶。兄請上騎，弟且先走，如驢趕在弟前，再請步行不遲。」仲卿乃上驢，子郵先步向前，自朝至暮，無論疾徐，總隔二丈多路，再也不能趕上。

如此數日，到得臨滌，渡江進石頭城。仲卿看道：「此來未必有用。」子郵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仲卿道：「野有未耕之畝，路多袖手之民，市中玩貨盛於布帛絲麻，戶內豔歌蓋於管弦雅頌，可知國事虛華，暗於務本，自顧猶恐不暇，安能為人乎！」子郵道：「且見林君再作道理。」仲卿道：「林君必然閒棄，若是見用，焉得如此？」乃即於台城僧舍住下。

次日訪至仁里巷，令閹人傳入去，仁肇立刻出迎，猛然見著子郵，詳細審視，問仲卿道：「此位是誰？何面上怨容團結，而猶帶殺氣？」仲卿道：「君試猜之。」仁肇迎入到大堂上，仲卿立住腳，仁肇道：「且再請進。」轉進書房上小閣，見過禮。

仁肇道：「難道不是韓子郵？」仲卿道：「何以知為子郵？」仁肇道：「此時非子郵不應有此氣色，仲兄不應偕來。若正係子郵，這般柔弱尊軀，如何於千軍萬馬中如行無人之境？」仲卿道：「林君好眼力，實是子郵，弟於獄中同出，至其前事，亦常疑之。」子郵道：「彼時妄持血氣之勇，所以不即受困者，寶劍之力也。」仁肇道：「寶劍安在？」韓速道：「失於汴梁湖中。此劍係離家拜別業師時，蒙解賜給，鋒長不滿三尺，而遇堅如脆，攻擊無阻，真希世之珍也！」仁肇道：「聞陷囹圄，如何解脫？」子郵道：「弟因足為毒鉤所傷，而受困於水，遭係底獄，賴仲兄解脫，而其原委亦未詳悉。」仁肇復問仲卿道：「春間家人自川中回，接得手札，識為知己馳驅，可惜無濟。」仲卿道：「弟自西蜀晤高兄回潞，道為趙軍所獲，幸曹彬代為解脫，不期被苗光義察破，說弟仕趙，弟力拒脫。時聞曹彬歎子郵受困，無策救援，弟詢悉其由，乃忍辱同光義到汴，如此如此，解釋出獄，偕投上國。」

惟望代奏，請俯念世宗皇帝交好，錫修戈同仇之師，以滅復，幸祈指示。」仁肇大喜，道：「以素無交誼，不知姓名之人，聞其氣味，便屈身捨命，拔出都城縲繼，非謀勇無匹，安能如此？但敝邑偷安，終為趙氏所並，弟久欲連衡除患，今得二君，羽翼成矣！事定之後，歸我舊境，安邊息民，天下有數十載太平也！」仲卿道：「敢不遵命。」仁肇令家人往取行李，仲卿道：「且緩，猶有小事，辦清白移來親近也。」仁肇乃止。

相別回寓，子郵問道：「往彼盤桓，定多教益，兄猶須辦何事？」仲卿道：「江南貪於佚樂，畏中原如虎。趙氏於境中搜尋不獲，定移文於外邦，我等猶當隱跡，不得舉動，不致波累林兄也！」子郵稱善。

次日，二人於各處遊玩，到西南郊外天界寺中，見地雖在通衢，而僧房卻深邃精潔。乃回台城，移行李於天界寺。再到林府來，或回寓，或不回寓，朝夕盤桓，商榷今古。

這日薄暮，仁肇自朝內歸來，怒氣勃勃。仲卿問道：「今日尊兄有何拂意？」仁肇道：「二公光降，久欲上聞，緣左右皆貽堂燕雀，不可如謀，所以仍未舉奏。今日朝中偶以語探之，誰知鼠輩無能謀國，反思媚敵，故不勝其忿。」仲卿道：「願聞其略。」仁肇道：「弟今日奏道：『聞汴梁前所獲之韓速，囚於監中，為人救出，趙氏在通國緝拿無蹤。臣料韓速係個無敵豪傑，而能於汴梁脫之者，亦必非凡，天若興我室，使彼等僥倖來國中為股肱干城，不第前恥湔除，而汴梁皆可圖也。』主上聞言甚喜，道：『不知二人今在何所，如能延至我國，方快朕懷。』當有諫議穆嚴奏道：『以臣看來，韓速不過血氣小勇，而所脫逃者，亦係徼倖亂民。若到邦內，正宜擒縛交還宋主，以固鄰好而安國家。若驟然信任，宋主怨恨必深，以強軍猛將臨於江濱，則國家危矣！林將軍所見，係愛二人而甘結大國之怒，臣愚竊謂所謀非是！』舉朝齊贊道：『諫議嘉謀是也！』弟又奏道：『晉漢周以來，豈須與忘江南哉？而宋又何厚於江南哉？其不取者，勢未能也。苟不延攬英雄以自強，使知我之敵可乘，則水陸並至矣！彼時雖百計奉媚亦無益也。』主上道：『林將軍係強國久遠謀獻，穆諫議乃安國救時籌策，容朕回宮斟酌。』弟知主上素不善謀，而左右又皆濫位素餐，無有稍強人意者，弟言必不能用。廟之絕血食，立可待矣。」子郵道：「且請息怒，容緩圖之。」時月已上，仲卿請移樽池邊玩賞。仁肇歎恨不已，二人再三勸慰，仁肇持盞，終是怏怏，猛然問道：「韓兄業師何人？」子郵道：「姓白，號金山。」仁肇道：「就係白老師，所以得這種劍法。有袖內飛星法，韓兄知否？」子郵立起道：「未知。」仁肇道：「此弟先師所創者，弟得之不曾傳人，今應相贈，以成吾兄之志。」子郵稱謝。仁肇乃自往書房取出一個革筒，前小後大；長約僅尺，闊五寸，形如半竹，頭尾各有豆大小孔，前孔在端，後孔在角，尾上有皮條一道，條首有皮圈，筒身前中後有皮帶三條。仁肇復自袒出肩背，左手有個同樣的，示子郵道：「韓兄可如此捆繫起來。」子郵乃也袒肩伸臂，仁肇代將皮圈套入右肩，再將三道皮帶扣繫於左腕，教以用訣。子郵聽受密志。仲卿道：「願得奇觀。」仁肇道：「仲兄可取筆，同韓兄於蓮塘對岸作記號來。」仲卿同子郵取筆，於粉牆上點了三下，再回席坐。仲卿道：「雖然月色皎潔，奈牆去此八十餘步，就有蓮瓣大的點子，也看不清白。」仁肇道：「韓兄試發之。」只見子郵將手連連直指，聞得牆上微響三聲，仲卿趨往視之，只見三個平平黑點；換了三個燦燦金星，半陷牆內。

仲卿挖出稱奇，走回道：「妙，妙，真正奇技！」仁肇將三個金星彈子仍教子郵從角孔納入筒中，囑道：「毋得輕用。」仲卿問道：「林兄，可再有否？」仁肇道：「只存所帶者，已用二十年，因恐日久或致損壞，容冬復造。贈韓兄的這個，如兄喜愛，可將舊者解去。」仲卿道：「不必，尊兄已帶二十年，弟安可拜惠，待再造時，多帶出一個可也。」仁肇應允，席散即留在府下榻。次早二人辭歸。

過了三日，朝中傳召，仁肇聞命趨往。途遇穆嚴問道：「林將軍，前所言兩人，可知蹤跡？」仁肇想道：「難道主上想透了國勢，思量任用二子？且看真假，再言不遲。」隨口回道：「未知所在。」乃同上朝。禮畢，主將書交與仁肇道：「卿可視之。」仁肇接看，上面道：大宋國主拜書，上達大唐國主殿下：今者敝邑失備，逆犯逸逃，踏緝無獲。觀星之臣奏，稱已入吳，分應在江南。是以遣使拜問上邦，希將逆犯一名韓速、一名仲卿，付交來使。若蒙惠顧鄰好，願以百城酬報。如輕信其狂語，愛惜其材技，吝而不與，寡人用率二三軍士，請罪於江濱。幸祈鑒宥。計附上圖形二軸。

仁肇又展開軸子，看五官體段，與仲、韓一般，名姓鄉里填寫得真切。仁肇收起書軸，奏道：「兩個犯人何能值得百城？其欺可知。果然才略無敵，則取百城易如反掌，得二人者，豈有舍已得之賢才，而貪商於之地土？若與而無償，豈不為天下笑乎！」唐主道：「所言亦甚有理，此刻且回他：該犯在敝邑與否，均不能知，果有如圖畫之面生音同者，則擒拿送上，百城幸勿食言。」命徐鉉修書回覆。穆嚴奏道：「據臣鄙見，速將圖形令工部依樣千百張，分行各州縣，盤詰查拿，獲來送去。或百城弗克如約，亦無全不與之理。即竟失信於我國，亦未有所損，將來或有犯逸人宋境，彼自盡力擒獲送還。交鄰之道，理應如是。」在朝諸臣齊贊道：「穆諫議所奏實經國之遠謀！」唐主便命穆嚴辦理。

仁肇料不能奪，只得隨班退出。回家更衣，小轎來與二人計議。到台城，問僧人，答道：「十月前，有兩個少年客人租此作寓，於第三日交還。」仁肇問道：「何處去了？」僧人道：「據雲還江北。」仁肇只得回來，轎中想道：「奇哉！二人定在金陵，豈有去而無半語辭別之理？」到家往下榻房內再四搜尋，見硯下壓著寸紙，寫道：田下二人立，田上二人眠，君求仁兮只一間。

仁肇不解，反覆看到半夜，忽然悟道：「必在此處。」次日清晨，上馬向天界寺來。到東廊後壁，山舍門前，見牆上有個炭畫的「夫」字，仁肇直進，忽聞窗內有人說道：「費林兄尋也。」仁肇聽得是子郵聲音，走到堂前，只見齊迎出來。仁肇道：「二兄何不明示，使弟費半夜思索。」仲卿道：「到此有何事故？」仁肇乃將移文等事，如此這般細細說知。仲卿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弟等留茲無用，今且告別。」仁肇道：「何處去？」仲卿道：「由湖荆人蜀見高兄，再作道理。」仁肇道：「高兄與我憂同而事殊，我國病在過於畏敵，彼國病在過於輕敵，皆喪亡之征。然二公前去，不愁無合，但得手時，須謹慎而速發，庶不致有池魚之戚也。」二人稱謝。仁肇道：「且注待弟攜樽餞別。」仲卿道：「國事顛沛，無飲酒之時，況盤費充裕，願兄脫此俗禮。」仁肇應允，子郵收拾，立時將行李放上驢鞍，牽出山門。仁肇道：「裝何速也？」子郵道：「今日五更喂料，天亮卷捆衣囊。」仁肇道：「可謂守作戰備矣。」三人不捨，同行十餘里，仲卿再三辭阻。仁肇道：「江南形勢皆所洞悉，弟以死於行陣為幸，今分恐無再敘之期。二兄雄才年少，志必可成，如事邊疆於敝邑，願存先君一線血食，則弟感含不朽矣！」仲卿道：「無出此言，弟方圖與兄犄角趙氏，聆教之日非遙，願保重金體，無以近慮縈懷。」仁肇道：「幸而如願，敢不從命？」人灑淚分別。

次日至彩石，子郵道：「遠投四川，何不試試淮南？如實無機會，再入成都不晚。」仲卿道：「淮南左右未聞有杰士，恐虛行無益。」子郵道：「弟與重進有數面之交，夙昔愛弟，說之應易。但此圖形既入金陵，則淮南應早黏遍，如何能去？」仲卿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弟幼時得異術遺囑，能移星轉鬥，小而試之，五官俱能更置。今將眉眼變易，他處便無妨矣。」子郵道：「妙哉玄理。」仲卿道：「未知驗否。」乃出柳瓢舀流水，疊指書誦，飲下符水，掩麵片刻，釋袖問道：「何如？」子郵驚道：「臉雖如舊，面目果然不同，先係柳葉眉，今變做兩道人鬢的劍眉，先係彌勒眼，今變作能自顧耳的鳳眼。」仲卿道：「弟司為之。」子郵道：「我形太弱，猶要威猛些。」仲卿道：「易耳。」乃如前作法，使飲水掩面，須臾去袖，仲卿大笑。子郵向瓢中照影，只見兩道長眉，頭倒折向尾去，變作虎眉；一雙杏眼，四圍圓起，變作龍眼，笑道：「連我自己也認不出，去去無妨。」乃渡過江來。

沿途要處，俱有形像張掛，卻絕盤問。第五日，到淮南寓下，訪問重進消息。店主人道：「二位莫不是與李老爺有親？」仲卿道：「無親，素知李老爺鎮守淮南，我們到此問問。」店主人道：「今將何往？」仲卿道：「往山東去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既不是李老爺親的，便說無礙。這個李老爺，初鎮此地時，心頗明白，為民興利除弊，薄斂輕平，只係過於寬厚。近日皇帝恩典又好，他卻變了，反要起兵殺去。將官軍士個個皆知趙家利害，誰敢向前？李老爺若係糊塗，也還說得去，他又明知難敵，卻偏安心送死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？而今周朝各處地方俱歸趙家，他靠這個淮南，有多少力量？屢屢要起兵，虧得手下這許多將官無人肯從。所以急憤成病，在牀已經月餘。」仲卿、子郵聽清，嗟吁不已。探訪幾日，均係照樣說法。且士卒滿市橫行，鎮內儲蓄無多。

二人住下十日，未聞病癒，仲卿欲行，子郵仍要守候。仲卿道：「疾無已時，軍士侮已而畏敵，積聚寡而費糜，守且難保，安

能攻人？不如早往西蜀，再看如何。」子郵終於同意，乃起身向西南行，處處關律城廓，盤詰嚴緊。人來者猶鬆，出去者、聲音不同者、年輕無須者，受詰更甚？商量道：「莫若走江南去，免得纏擾。」於是轉向南行。

次日到得江邊，江岸尋覓，並無渡船。忽聞歌道：「魁元將相無助業，耕牧漁樵不素屍。」近之，乃一提籃行歌者。子郵道：「借問各碼頭為何無渡江船隻？」提能者道：「向來原有，近日因為逃走的犯人，將散船俱收入總處，以便把守的文武官員查拿。老客要渡江，須上行至西梁山，方可過去。」於郵問道：「離此若干路？」提籃者道：「有五十餘里。江邊路逕叢雜，溝港縱橫，今日已行不到津口。」仲卿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提籃者道：「裡面路旁有篷舍處，可以借宿。」子郵道：「你府上離此遠近？」提籃者指前面漁篷道：「只在江邊，僅容隻身，不堪留客。」二人只得仍回舊路，轉向西行約有兩個更次，見前面亮光自茅舍頂上吐出。子郵向前推開門來，仲卿牽驢亦到，見個老者在灶下燒鍋，有個少年席地而坐。旁邊係著只驢子，湊著稻草堆吃食。子郵拱手道：「請借宿一宵。」二人俱不回答。子郵又道：「明晨奉謝。」地上少年道：「我亦係借宿，有話可向炊火者說。」子郵走到灶邊，拱手道：「請了！小子們趕不著宿頭，借府上庇蔭半夜，明日奉酬。」老者立起身來道：「豈敢！人生何處不相逢，說什麼謝！出門的哪個將房子捆在行李走？」子郵道：「各盡其情。」接過驢韁，也就草堆係好，席地坐下。

老者道：「客官可曾用過晚飯？」子郵道：「不曾。」又問道：「蘆羹可用？」仲卿道：「甚好。」老者問地上少年道：「小客官也吃蘆羹？」那少年回道：「陸德，爾太欺人！呼我客官就是了，為什麼呼小客官！難道我比爾還小些麼？」仲卿細看那少年，卻係個道士，約十四五歲之間，便問道：「貴甲子多少？」那道士爬起，將仲卿細看道：「只道係我故人。」子郵道：「與令友相隔幾時了？」道士道：「隔也隔得不多時，今日猶見過數次。」那炊羹老者笑道：「純係誑語！如何隔不多時，今日又見數次？連我老人家還呼小名！」道士道：「你這個名字可知係我取的呢？」仲卿問那老者道：「這客官可相識？」老者道：「哪個與他相識？就係方才先你們借宿的。」仲卿道：「他既非相識，如何知你這個小名，當時係何人取的？」老者道：「我姓陸，父親六十歲方生我，幼時患痘無漿，臨危之際，適有兩個道人路過化茶，見我家慌張，道人問知，叫抱出來看，用手按摩，對我父親說：『痘症無礙，但是命根不堅，惟積德方能養活，可取名叫做陸德罷！』父親依允，道人吃茶去了，痘隨起漿。我父親感激不已，後因請仙批，乩云：係希夷老祖座下高徒施起死回生之念，得以保全。父親自彼時更加意周濟，始終不倦。就是我在這間，每日有經過借宿者，並不取錢。今這小客官，想是聞說此處可以借宿，他識得，便來詐我取笑。」仲卿道：「也說得是，敢問客官從哪邊來？」道士道：「從歙州來。」仲卿道：「路上可好走麼？」道士道：「路上無甚難走，目今盤詰，未免可厭。」說畢，又爬起來將仲卿細看，道：「請教尊姓大名？」仲卿道：「小子姓仲。」那道士道：「好好，趙家那裡不正尋你們二人？原來卻在這裡。我說係仲卿的聲音，如何改了相貌？這個定是韓速了。」仲卿道：「天下同性者頗多，難道姓仲的就係仲卿麼？」道士道：「你係真的？」仲卿道：「不是。」道士道：「西邊山中可曾會過，你忘卻問我李潞州事來？」仲卿細看道：「你是吳槐師兄麼？」道士道：「吳槐是我哥哥，我是吳賀。」仲卿道：「白髮白鬚哪裡去了？」吳賀道：「父見我龍鐘，教導還形芝草，配合吃下，餓睡七天，百骸九竅，無處不珊珊碎響，到第八天上，剝落遍體皮膚，須去眉易，發鬢重生。」仲卿道：「妙哉！深為吾兄暢懷。」吳賀道：「今將何處去？」仲卿道：「欲往西蜀。」吳賀道：「江北盤詰甚急，須要分開方可去得，若是偕行，恐防多事。依我愚見，二子且到山中同師父敘敘，過了這些時，待事體信息冷冷，再往西蜀不遲。」仲卿道：「令師今在何處山中？」吳賀道：「家師最愛華山奇拔，向來居之。後因纏擾頗多，不能靜睡，故移於黟山老人峰對面，極其幽僻。石壁上有『九州第一洞天，四海無雙福地』字樣，便是老師所居。二子正可暫避此處。由蕪湖小徑過宣州，便是歙州，到宣州，望見群峰入雲，就係黃山了。」仲卿道：「承教。」向子郵道：「黃山峰巒，岡岫奇秀，為天下冠，果然幽靜，我們取路於彼，何所不可！」子郵道：「悉聽尊命。黃山之奇，昔有敝友姓師名可法，北野人氏，曾遇頭陀與論黃山。頭陀有『黃山難言』詩一章，弟猶記憶得起。」仲卿道：「願聞。」

子郵道：「其序曰：黃山之峭秀幽奇甲天下，非若十洲三島之虛文。乃管窺之子，以六六名其溪，妄矣；復以六六名其峰，益妄矣。至巖壑林洞，俱立有定數，出之於口，而又利之於書。若奇瑰異詭盡在於是，而四方未踵黃山、踵而未久閱歷者，見其文冊，莫不以為畢具乎此也。予家推樓閣西窗，黃山峰嶂即列前戶，見刊圖冊，亦莫不以為搜探傳記，克盡夫極也。數欲往游，窮其幽勝，因知非淺歲月所能了事，每以無多閒暇而止。甲午暮春，於練溪渡口相遇頭陀，古貌清臞，鬚霜發雪，問其來，曰『蓮華』，問其名，曰『點石』，問其常往，曰『雲外』，問其勝景，則搖首無言。予曰：『豈無景可言乎？』乃曰：『居士未到，固不敢言；居士已到，更不敢言。』予笑曰：『未到已到，均不敢言，然則終無言時矣。未到已到，均無言時，然則何時言也。』頭陀愠然曰：『固知居士之膚淺黃山也，居士無煙霞癖，此老朽之所以不敢言也。黃山有黃山之面目，黃山之肺腑，黃山之色澤，黃山之精神。老朽年二十遊歷名山大川，年五十復入黃山，今年九十矣，足不出山者四十年矣。雖高下幽邃，無不畢至；所有芝草竹木，禽獸魚蟲，無不習見；風雨晦霽，雲霞雪月，無不備賞；及得聞嗅奇香異聲，亦不勝屈指矣。若學好事之徒，筆之於冊，可以盈車。然以為黃山之面目肺腑雖盡，而色澤則十未得三四，精神則百不得一也。』予不禁愕然曰：『何四十年而精神百未得一？精神、色澤之與面目肺腑，究竟如何得全也？』點石曰：『峰巒巖壑，溪谷林泉，面目也。峻極奇險，深至玄窈，肺腑也。風雲隱現，光彩煥發，色澤也。聞所未見，見所未聞，精神也。面目肺腑固無論矣。風雲有轉瞬之移，光彩有跬步之易。十二時消長，十二時不同；百餘人同覽，百餘人各別。凡此數十年中，色澤已屬掛一漏萬，何敢更道精神乎！所謂百未得一者，非百分不得一分，乃不得一釐耳。』予曰：『然則志傳所載，亦萬分不得一分耳？』點石曰：『然，惟，豈有此理，與見者方知八字稍可擬道，豈非居士未到，言之不信，到而未盡其奧，言之益不信，尚何言哉！老朽有閒時吟詠，聯成一章，為居士誦之，是不言而言，言之更不必言也。』予喜曰：『甚善。』點石誦其詩盤古開闢斧力餘，戲削山骨成芙蓉。分須剔鑿鑿孔竅，片片段段皆琪瑤。包涵三萬六千頃，枝派江浙極歸墟。巍峨並肩無五嶽，天目匡廬皆襟裾。回顧須彌俯瞰海，一卷一勺同長在。五湖四瀆莫同論，渾濁納污無精采。山中泉澗池溪潭，清澈無塵常不改。岩有乳今泉有湯，湯硃砂兮乳霞漿。可詫聖泉居峰頂，濃拂可望難測量。又有冷泉澄壑底，冬日夏日皆冰霜。洞湧布水無旱潦，匹練四季懸銀光。石罅勞泉淙淙下，點滴所及溢清香。水勢激昂多奇狀，不暇標名錶殊常。最愛石形妙無比，崔卑巨細皆殊詭。峭聳乾霄猶未止，嶂嶮磅礴難措趾。奔馳行立坐臥跪，手足翼尾角爪齒。華實枝幹交連理，墨疊雜錯如霞綺。豈獨石質尚萬形，蒼鬆折屈尤娉婷。依崖傍壁成怪絕，映得山色純蔥青。更有雲嵐變倏忽，聲音抑揚偏哭兀。倏忽渲染景難圖，抑揚莫喻惟咄咄。變變化化無始終，爭新鬥異信神工。神工設造故危險，危險極兮樂氣充。險極樂極頻接踵，螺移蚓進膝肘腫。腹步指行毛髮悚，難得藤葛與附攀。周遭坦途視蜀隴，氣蒸露結如波濤，世界沉沒浪滔滔。留得峰尖等嶼島，山底應疑有巨鯨。嶼島無此奇竹木，質瑩色丹多芬馥。禽獸罕覩不在書，尺識青鸞與丹鹿。盤桓閱歷四十年，足力目力窮幽巖。始信活山活景無從說，強欲說時真狂顛。」子郵朗誦方畢，只見老者喊道：「羹好了，客官請自取用。」三人盛蘆羹，席地食畢，仲卿道：「雖向知黃山靈勝，為神仙窟宅，今聞此詩，方知係天上所無者。」正說間，東方漸亮，仲卿取銀酬謝，老者堅執不受。吳賀取出丹藥一粒道：「服此健勝少年。」陸德接了，細想愈痘命名係此道人，稱謝不已。吳賀辭別，向北而去。

仲卿、子郵向西南行過二十餘里，望見檣桅稠密，來往喧嘩，有山橫枕江，料係西梁山了。子郵道：「仲兄且住，可將行李分開，兄跨衛先過江，弟後走，步步擁護，以免盤詰。」仲卿道：「如何使得！」子郵道：「從權之際，不必拘拘。」乃將行李分開。

仲卿騎驢先行，直到山麓，棟宇排聯，人煙茂盛，卻也算個大市鎮，不斷車馬騾驢，行人摩肩壓背。觀之不已，早到江神廟前。只見湧出三十多個如狼如虎的公人，擁向前道：「守你多時了！」不由分說，將仲卿抱下縛起，連驢牽入營來。堂上坐著防江使，見仲卿挺立，怒道：「你好大膽，今日遭擒，還不跪麼！」仲卿道：「我未犯法，無故縛我，看你如何釋放？自有同你說理之處！」防江使道：「你是仲卿，韓速不係你放去的麼？現有圖形在此，還敢說嘴！」仲卿道：「圖形何在？」軍士取近前來細看道：「他處無差，只有眉眼不像。」防江使自下階細看道：「你若不是仲、韓，為何分出行李，各自過江？定是同走恐怕敗露，故

作如此行徑。我的軍士在山頭已先望見了，你還嘴硬麼？」仲卿道：「他是途中相遇，因負重受傷，故將行李借寄在鞍上。今到江邊，我要趕路，所以交還他，有何行徑被你望清？」只見軍士報人道：「後面的也已經擒獲。得著這兩個大犯，功勞不小！」防江使喜道：「你們都是有重賞的！」見軍士又報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只見外面眾兵擁著個繩索捆綁的人進營。

仲卿細看，正是子郵，不覺大驚，想道：「緣何在京城中千軍萬馬費無限事捉拿不住，今在小地方卻反遭擒？他前日原說在汴梁是賴寶劍之力，今朝空手就無用了，如此怎好？」正在躊躇，子郵已為眾人擁到階下。防江使大喜，問道：「你這廝可是韓速？」問聲未了，忽然一個霹靂從地而起，裂聲滿地，塵瓦翻空。正是：獄中偕脫無攔阻，江畔分行被綁擒。

不知霹靂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